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四

餘姚黃宗羲編

序三十五

文集

太白山人漫稿序

鄭善夫

太白山人漫藁者吾友孫一元太初所為詩也夫曰漫者觸而成聲無謂有謂之云也太初關西豪杰也束髮入太白山為山人繼入終南汎觀恒岱遵龜蒙慕宣聖

遺韵止於鄒魯之郊久之踰江淮下吳越鶡冠布袍獨  
立於萬象之表志子如也夫高蹤遠影者顧以世為不  
足為乎及讀其詩皆悲壯奇崛感激奮發而卒澤以沖  
和如神龍在淵變化不測得時而興乘雲雷以雨天下  
噫是豈忘情遁性為犁輿來祀者倫乎或曰太初離親  
戚去墳墓遠游於方之外與名教或不相蒙者是何言  
哉孔子曰丘也東西南北人也復欲居九夷嚴子陵去  
齊遠越管幼安徙於遼東孫明復隱居於太山之陽卽

康節去家入洛四十而後娶古之賢達流寓於外要必有所為而安焉者獨太初爾耶或曰吳越之人古文人易致名譽太初操觚飾智揭揭然為高意有終南之捷者夫以太初之才稍自抑以應今之世何往弗達顧甘心寂寥卒其世以飮無端功名耶吾嘗與太初乘月汎洞庭浩歌漁父傲睨一世似無少芥蒂於其懷又嘗與卧西湖之上見其息深深時乎天壤時乎地文要固有道者吾聞無欲而後可應世今之應世者可勝議哉漫

稿凡若干余為之序以傳藁而曰漫則固傳也太初不與也

袁永之集序

朱曰藩

書有之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詔翰林為文通道理明世務毋事浮藻及為深怪險僻之語綸苑相承確為定式自金華廬陵以來諸公之文其合作者不但文從字順各識其職而中間懇欵密緻之處讀之藹然使人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厥亦氣數

之一會哉弘德間海內數君子者出讀書為文斷自韓歐以上稍變前習一時學士大夫歛然趨焉而柄文者顧不之喜目其文曰字子股乃數君子亦抗顏不之恤各以其志勒成一家之言行於世然以天下公器趨捨相誚識者非之他日讀胥臺先生投大梁公書蓋爽然自失矣書中云吾能總統包容則無可無不可斯言也其中和之經乎夫趨時久則不免於規摩之偏信古過則亦陷於陸沉之弊君子所養苟有定極則和衷之下

交相為用奚以謂為先生人品雋上度越一世童子之  
日即洞大文流傳過江以北人士爭錄之曰此吳下袁  
五郎之作弱冠中南京解元連舉進士高第被選為庶  
吉士讀中祕書已授刑部主事改兵部上官之日適兵  
部火上怒下之獄謫戍湖州會赦歸以薦起補南職方  
員外郎官止廣西提學僉事夫以先生之才之識入館  
後即使得專其職以至今日國家鴻業經所潤色者宜  
何如哉然先生性骯髒不解俯仰維時一二新貴人方

在要路稔知先生之名欲招致先生以為羽翼先生謝  
不往因擠先生出使不得在近侍而武庫之酷焰乘之  
矣謂之氣數之阨非耶先生斥既久始有起廢之命即  
又處非其地使其平生辛苦卒無所試上之不能振皇  
朝同文之風下之不能食昔人稽古之力而流光荏苒  
世短情長蘋老憚州鵬集誼舍矣悲夫先生此中戀戀  
將誰寄耶乃知前日數君子者其感激發憤雖稍盪正  
則要之各有不得已之情而其本心非敢一於求異也



悲夫悲夫嗣子進士魯望刻先生集成使來問序因述  
予所欲論說者如此集凡二十卷先生手自選校題曰  
袁永之集序因之

霞石小稿序

朱曰藩

詩以道性情故曰可以觀然貴有其才有其才又貴有  
其學有其才有其學又貴養之養之久發諸性情之真  
自有婉雅蘊藉悲壯怨謫之妙溢於言表使讀之者愀  
然得其志之所之而泣為之下是詩也求之於放臣怨

女懷沙恤緯之口為得其真故聖人采焉後之人不達  
聖人為教之所本才入雅道便涉藝門浮雲白日摘為  
古選青枝黃鳥拈為六朝曾不知古人賞其一字幾千  
金流轉如彈丸者為何物卒使讀之者祇覺中間餽飣  
剪截千篇一律而竟莫得其志之所之是詩也為詩耶  
韓子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  
下皆宜乃知古之大才與六義相左右一有所發不可  
刊置別處有本故耳霞石小稿者新安江叔子民瑩之

作也民瑩讀書篁南山中又稱篁南山人山人弟禮部  
荆石子與余同年友善士子春荆石起復北上過八寶  
見訪致山人書徵余序其稿久未之復也越今夏丙辰  
荆石再起復乞南補車駕邂逅首徵及稿序且曰昨與  
家兄書云此來無別事為兄索射陂處冷債耳已而山  
人亦自新安來相見歡甚秋齋美月把酒論文余因謔  
曰昔人謂帶二江今有之矣山人笑曰少陵言見一珠  
非耶雖然子奏績近矣何以教我於是退而出其稿及

近日所投諸作讀之愀然曰有道之言哉可謂發諸性情之真矣詩麗以則文核而雅足以一洗近日剽襲之陋方采山謂山人持論和厚有吉士之度汪穎谷謂山人用志不分獲誠一之效可以得著述之本矣余復何言山人少為舉子時有志於用世已而病棄去講軒岐之學間從方外者遊皆得其秘訣以其餘力洩於詩文故有精有氣有神如此而猶不恥不肖拳拳下問因復之曰僕病矣五技窮矣不足以奉明問矣公之神方王

而僕之技就窮第恐僕之急於問公更急於公之問僕也靈樞八十火記六百有真傳乎

跋空同先生集後

朱曰藩

君子之學無所倚之謂聖是故中正和平言出為經尼父不可尚已孟氏而下吾未見其無所倚也倚者何德未及化必藉於氣以揮霍其言大其事功耳軻之言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七篇之中大抵皆是氣之揮霍也其視中正和平者有間矣先友空同李公以奇才卓識

在弘治正德間倡為古文力追秦漢一掃近代沿襲委靡之弊有集若干卷傳布宇內讀者謂若有物馮藉其間景駭響振使人不敢以褻玩何也蓋由公平日毅然以節義自任特立抗疏詆外家迂巨鎗三入狴犴瀕死卒不死以其孤憤洩為文章結體包宇宙捶字入秋毫道麗爾雅動高前式當其自信時雖宋蘓軾唐韓愈薄不為也公之文謂有所倚非耶公固一代間氣哉公沒新學聿起病公者曰節義血氣耳文自韓歐蘓氏以來

已有定式何必摹擬秦漢惜哉李氏子不聞吾聖人之  
道而死噫嗟嗟無所倚之謂聖空同之文有所倚者也  
子所謂不聞道者也即摹擬宜也子聖人也亦規規于  
韓歐蘓氏操其關鍵尋其節奏獵其精采每一篇出曰  
此韓文此歐陽文此東坡海外文無乃亦有所倚哉推  
是心與摹擬秦漢者何以異石亭陳公曰當此末法之  
日出世者便要據獅子呵阿難罵迦葉做一程佛子奈  
之何予曰佛固好做但恐只是魔得其便飛精附人假

汝說法汝終不是到地釋迦耳相與一笑或曰到地釋  
迦如何曰無所倚之謂聖

仙華集後序

陸梁

仙華集者吾吳趙與哲先生所著也吳自昔以文學擅  
天下蓋不獨名卿材大夫之述作烜赫流著而布衣韋  
帶之徒篤學脩詞者亦累世未嘗乏絕其在本朝憲孝  
之間世運熙洽海內日興於藝文而是邦尤稱多士于  
時若杜用嘉陳孟賢二公以高年為諸儒倡率最先有



名繼則先生與賀美之都維明樓仲彛沈啓南史明古  
輩相踵而起數君子者雖其造詣或殊然大抵博雅有  
文行義脩潔出入則古衣冠人望而起敬部使者若郡  
縣大夫側行敝席將迎恐後縉紳東西行過郡中者輒  
造其廬而禮焉高標遠韻照映一時鄉人蓋至于今稱  
之不衰而先生尤意度倜儻喜論當世事嘗受知于巡  
撫三原王公值歟歲三上書請蠲賦言極剴切御史理  
尺籍誣執民為軍先生貽書力陳利害民賴以免其他

事往往類此至於文辭亦伉健質實不肯骯髒以諧世  
好古所謂直諒多聞者非斯人歟自先生與數君子者  
沒吳中耆舊略盡後進之士琬琢曼辭日入於佻巧而  
前輩朴雅誠直之意微矣祭生晚竊獨嚮往之而不獲  
覩其流風遺烈以為恨乃今讀先生之文寔重有感焉  
或者顧疑其言涉時事非處士所宜是殆不然夫人各  
有志劉勝雖清高未必賢於杜密使李膺為鍾瑾亦非  
所安也彼隱情惜已自同寒蟬者直拘士一隅之見豈

所以論夫弘達君子者哉是集為詩文通若干首蓋先生之子處州教授磬所自輯錄將刻而傳焉屬祭為校定因附所欲言者於後先生名同魯與哲其字其先出宋宗室所居有仙華山因以名其集云

悔言序

許相卿

夫辭尚體要簡尺之體惟真而盡達吾意焉止爾否雖文非體矣夫羅獵理亂稽證古始而以辨博悟上上書陳事之忠也鋪比蔚贍賦之則也白發事理往復究盡

論議之制也語焰談鋒張皇撼動說士捫闔之術也擷  
葩萃英采錯爛如詞人之習也頌德贊功誇諛浮實佞  
人利口容悅之態也摻隱窮奧晰叻棘喉務異求勝敦  
銘冢簡之奇也警意麗詞逞新銜巧經生誇藝攫雋之  
餌也至如旨易辭艱以深飾淺壯夫羞稱焉然以之投  
世耳目亦多快意動容藏去為玩然皆非其體何也去  
真遠耳餽釘支離尚奚簡為予生野性朴資任真信古  
或妄一言面頰背汗若不自容所著藟文肝膈可見使

得師資有道即未妄希上達萬分一歟進以論篤君子  
意亦可乎而同塵流俗罔所適從閱宋季佞人手尺遂  
沾沾自喜漸習於浮淺矯誕而不自知鄉有正學端人  
見之能不鄙予為尚口不情者幾希晚適有知亟將抹  
掇駟莫之追矣嗟夫吾自賊其資而自安於佞也久矣  
乎愧憤懊悔奈何哉予為此序正以為戒欲後之人勿  
復墮此蹊徑以再蹈予之後悔焉爾吾嘗觀歐陽蘓黃  
發口吐辭和雅暢潔良非淺夫矜飾者可同日語又觀

江左以還章逢辭氣記載尺牘類皆直而簡恬而曠暢  
達而遠即方言而和易見于俚近著家人語而睨睨懇  
款慰愛藹如言在帶下目前意自悠玄雋永斯簡之得  
已矣後來工言者盡意摹襲了不能似蓋難乎真焉耳  
蘓子瞻曰有意而言意盡而止天下之至言也豈非真  
之謂耶是故簡尺以真不以文然而真未嘗不文也故  
曰晉人言語用以為文當妙絕今古何耶真故耳其然  
乎其然乎吾弗及已序悔言

汰礫集序

莫如忠

霍山洪山人以采詩為五岳遊凡三過雲間余因識山人久比余從洛藩奉表如京師山人遇余燕邸數存之甚懃令余忘羈旅之役而山人所善諸布衣能詩家跡山人所至而就余者凡十數輩別之日亦莫不慷慨悲歌導余都門之外則山人倡也而余既解官里居與山人音耗絕有間矣乃山人復為雲間遊余得以九峰主逆之握手道故欸欸問訊山人常所善諸布衣則各往

往播遷凋謝或以悔終余甚慨之夫以士稱隱淪躬獨行之節不獲世之淄垢宜其免矣而猶令名之難若斯何故彼各有所長而所以居之者善不善異也譬握瑜而處弗慎葆笥而辱諸途則幾無數矣而山人乃獨約節謹度輻光履謙擇言而道動遵矩矱纔如儒生無隨俗浮湛比周伎求之態亦不似彼恣睢自放以任達為名高此其所長有過人者茲以訪舊來則山人之名益起當途貴遊並推重客而山人殊不自喜晚節兢兢御



必麤糲行必蓬累就居玄宮僻在郊鄙門無雜賓出不  
妄謁余觀其志念深矣而山人之以義槩終始稱於天  
下賢士大夫不衰者有以哉有以哉山人為詩渾厚晶  
瑩曠括六義取裁於盛唐諸名家不詭轍迹以趨時好  
詞林之雄也是刻也首從嵒崒張中丞公同遊諸篇而  
因裒近著附焉署曰汰礫集然則集所遺者多矣中丞  
公既為評而序之余不知詩而能知山人本其平生所  
繇成山人名者如此云

何翰林集序

莫如忠

何翰林集凡二十八卷子友何元朗著也君名良俊與弟良傳世所稱兩何君者集刻于今歲嘉靖乙丑冬工既竣予得而覽焉嘆曰何君之文至是不謂宏朗博雅裒然古名家與夫文章高下觀氣之盛衰氣之盛衰係世之升降所從來久矣魏文典論曰文章以氣為主誠哉是言蓋六經息而作者稱秦漢宗之至今豈不去古近而變相襲醇麗沕穆之氣猶有存者耶降而六朝

風斯靡矣自晉之機雲才擅江左而士衡文賦以述先王之盛藻至云會意尚巧遣辭貴妍西京風骨闕然弗講此何以訓哉及若唐宋諸賢造述彌衍斯義大明非不務譏訶六朝斥妍巧本仁祖義刻意修辭一裁於矩矱乃其氣不無異於古所云而彼以道勁之力險膚之辭馳驚其間如峻峯激湍之喻者豈不曰氣良在是哉第弗深究古作者之意乃獨以踈鹵椎樸款款儻儻為奇其淵泓渟瀉瀉若江湖之浸盪若大和之薰而重踰

九鼎大呂則氣之完也夫世變風移士尚互異非篤信  
好古學識其大心知其義者孰能與於斯乎予從何君  
遊每見輒語合至是讀所著集即鑿鑿不謬其指云君  
于文法劉向司馬遷氏詩本蘓李近體出高岑間至其  
醞釀羣籍勒成一家意匠縱橫不假繩削或直陳事理  
陶寫胸臆累數百言要歸於質厚倘所謂醇龐沕穆之  
氣其在治古者不自是可想見哉君嘗自言平生於文  
學性獨近之少從經師授書輒覆古文其上私諷誦之

師弗是也亦不能變比長樓居憤發垂二十年或挾冊  
行遊忘墮蹊坎蓋其用志之勤類此宜澤於文而自予  
所覩以君雋爽之資夷曠之度蕭然物表薄視榮名至  
好惡取與然諾之可否耿耿不阿有達士之槩則所以  
養其直義而昌其氣於言者甚裕君之大過人者又寧  
獨文辭焉已哉君或以予能知言又知君也俾序其集  
故得備論之而本國家氣運之隆有關於作者與同志  
共揚權焉

蕉葭堂集序

莫如忠

東吳文獻率祖機雲更千百年絕有間矣而少宗伯陸  
文裕公崛起瀕海入緯國華放辭瓊琚雄視一世時論  
以方平原至其子楫思豫甫蜚英穉齡嫻於藻績揮毫  
驚坐綽有父風載辟州里業冠棘闥而以忌者阻抑遂  
終軼軻鬱鬱以死纔三十有八齡所存笥草詩文若干  
首輯自其子臺幕君梓焉命曰蕉葭堂集零落殘編  
不能十一讀者以遡家學之自知文裕公盖有子云嗟

夫美好不祥修名賈思意長晷促哲士興悲若思豫君  
兼斯悼矣余觀自古以才而厄千年如賈長沙之治安  
上書過秦著論雄篇巨帙動闕國體施名不朽固無復  
疑及若王文考禰正平酈文勝之流寥寥短章僅一斑  
見而垂芳來禰亦具稱奇何哉夫片石韞琦均資珪瓚  
寸株中墨不廢工倬古之總攬百氏定價於懸衡者惟  
工拙之問他尚奚擇哉讀蕙葭堂集詩不滿百而命詞  
道逸屬思冲融務嚴體裁弗矜色澤文不數篇而議論

慨慷率依名節深切世務薄視浮榮總厥撰著非苟而已且君以彼其才藉令早致青雲得專治古則文詞之傳於世者宜不啻是否則或假之年以須追琢而優其成亦當深闢作者之堂矣乃造物咸靳之而姑有托焉以見於世所謂不能盡其才者與余慨平原之後迄無聞家而文裕公歿其文獻之存乃有足徵如是故論叙之以明古今家聲隆替所繇俾後有考焉

吳山人後集序

何良俊



河嶽山人刻後集一卷成出以示余俾序之余讀山人之詩喜其近於性情則歎曰嗟乎凡物不兩大造化無兼美孔翠之肉不登於俎澤其羽也桃李之材不中題揆繁其華也故文質偏勝雖孔子猶病之我明當敬皇帝朝治化隆洽文教大興學士大夫始厭薄相沿之習一切有志於古文章自漢以來詩自黃初以下率不置於口一時李空同何大復徐昌穀諸人相與倡始南北競爽而古人之風幾遍域中矣至於今日可謂極盛然

學者僅能操觚即詆訶韓柳為不知文李杜元白為不知詩及究其中之所存則文章徒鉤棘其辭初不根於理道詩徒組績其句亦無關於性情由是識者病之以為反不如祖宗時削文就質直陳胸臆者是也嗚呼是豈文之病哉則過於文者之病也故仲尼之用禮樂欲從先進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夫文猶足以滅質而況鉤棘組績之辭其於理道情性何如哉況山人之詩本欲舒其間曠清適之思苟以

纖穠巧麗之辭出之無乃不似乎余獨喜孟浩然之詩  
曰泊舟鄆陽郭始見香爐峯常徵君曰出浦見千里曠  
然諧遠尋是皆如芙蓉出水天然妙麗亦何嘗假組紱  
為工耶今山人之詩獨能彷彿乎此其亦槩嘗有聞者  
乎或者又以山人之詩多與苻紳酌倡失其本色余曰  
不然山人魁梧廣顙善音吐少年仗劍走塞上以策干  
當事者不用遂徒步南歸適海上寇至過建康弛擔居  
馬故南都士大夫樂與之遊夫郡縣不請士卿相不俛

眉之日久矣今幸有山人與諸公游使聖世猶存王公  
下士之風此正告朔之餼羊也顧當以是少之也哉刻  
山人集者桐城錢實夫也錢君不以金幣走貴勢而與  
山人刻集皆近時盛事余樂書者因序山人之集及之  
山人姓吳名橫字子充蘓州太倉人

剪綵集序

何良俊

徐昌穀有云詩理宏淵談何容易追尋厥旨信而有徵  
蓋西京創制大闡五言厥後辭人遞相祖襲爰逮魏晉

迄於開皇上下九百餘年使代有百人則作者亦幾於  
萬矣方其含毫伸紙杼思構篇孰不欲翱翔藝林虎步  
辭苑者耶然而苦志窮年誰能破的研精白首鮮克升  
堂是以序錄之家校核精審詮綜詳密稍涉纂蕪何得  
塵茲簡冊略存考類終不點彼縹緗今稽之鍾嶸所品  
才一百十有五人即王微鴻寶任昉緣起諸篇縱或稍  
有異同要不大相河漢觀其識同別玉鑒等揀珠總羣  
藝而芟除存十一於千百固亦嚴矣然三品之中惟子

建一人獨盡褒美自王劉以降互有譏評則知詩之為道可不謂難哉予嘗括而論之其大端有二夫鋪張篇什全在體裁潤色辭條其先菁藻譬之袞冕寶繁典章苟欲擅美一時必待兼資二者是故張施采色著在夏謨差第等威詳於禮籍所謂合之則雙美棄之則兩乖者也今試以管蒯踈惡縱被之絺繡終何能以辨章軌物苟白地明光錦裁為負版袴亦曹毘所以取譏於孫綽者也嗚呼是既然矣究其疵累抑有數條夫神宰難

馭寄在絕冥意匠無方潛於冲漠探之愈窒索之更深  
是以對客談諧俱能暇豫臨文議擬鮮不講張況乎雖  
假名言而必欲言尋象外固非詮理而實須理契環中  
至於選勢定篇既方圓莫準鑄辭練句又玄素無別專  
事浮華則流於輕艷偏崇簡質則失在淺俗苟取優游  
之致終以闡緩為尤若憑迅舉之力遂以揚厲貽誚纏  
絲情款將同委巷之謠精研要眇復似老莊之疏翬翟  
備色終愧力沉鷹隼翰飛更慚乏采或象數繁列而神

有遁思或興致偶屬而物有隱貌或一篇之內魚目與  
夜光雜陳或數句之中圭璧同砒砒駢集加以平頭上  
尾所關最要四聲八病其例亦多懿彼靈均未窺斯秘  
蠢茲懵昧曷究其詳是以世之作者自言人握靈珠終  
是家藏敝帚至有唐貞觀開元間世推極盛然自是詩  
道之一變也下逮宋元風雅幾絕我明列聖纂服大肆  
陶鎔羣宰持衡更加領袖上播玄籥下傳正聲才情雄  
健者咸取模於漢魏思致清綺者復降意于齊梁由是



建安永明之風洋洋乎遍於域中矣維我華亭地偏江  
左自機雲入洛繼踵曹劉希馮仕梁比肩徐庾今雖世  
代縣越風氣遷殊所賴崑丘峩嶸猶著爽靈谷水澄泓  
尚流芳潤故荐紳諸公與逢掖數輩時相屬綴富有篇  
章幾能方駕天閑遂欲爭馳王路若我張子玄超則又  
英英挺拔者也間持剪綵集一編以示余曰此之象近  
作總若干首若於朋遊假索將加于木以代傳寫予尚  
為我序之何子曰夫言剪者託意體裁曰綵者取喻菁

藻觀張子名集已備詩家旨要矣及讀之終卷則皆清  
麗婉約綺錯流便羣疵畢去衆美竝臻嗚呼使鍾叅軍  
復起品裁近代諸家則張子之作將非首為銓錄者耶  
或以為此作誠為美麗使能稍刊蹊徑當不更為盡美  
乎何子曰夫藝家沿襲自昔為然即李空同序昌穀之  
集譏其守而未化蹊徑存焉今觀李公蹊徑更甚徐生  
則知大復捨筏之言亦欺人耳嗟乎駿骨猶存寧無伯  
樂雅音獨奏豈乏鍾期悠悠之談孰是知者廻環吟諷

輒為序之

入閩稿序

何良俊

西谷先生入閩稿一卷刻成寄余南都余讀之歎曰嗟乎傷哉先生有當世之用迺其官於閩而顧欲托是以傳也先生少以專經為博士弟子員凡郡中之讀尚書者皆授經於先生先生學有依據得其指授皆取科第去先生又盡讀諸經與二十一代史人初見先生蹇然若言不能出口即扣之如探淵海即數十人在列各得

其所問而去先生善為古文辭然皆典重不喜為浮艷  
語先生敦欵質直且練達識大體人有事就先生謀先  
生曲為計盡即其人如先生指罔不得理先生雖居貧  
人有以緩急告就其力之所至振之無德色先生身若  
不勝衣然好義喜出人于難先生不為皦皦之行而家  
門雍穆外至州里未嘗有失口失色於人先生言議持  
平不為過高余少時論事好慷慨激烈常取古人之奇  
節獨行槩人先生不然之今閱世既久迺知余誠太過

先生所持者是先生與余屢試不錄退處里巷今大學士存翁相公留心當世之士不喜浮競欲求懿實有用之人獨知先生與余先生與余不數往來於相公之門相公益以是賢之及先生謁選至都相公與言事懇懇款款益知其懿實可用夫今之仕官其有志而可施於用者獨縣令耳蓋國脉繫民民命繫於令夫天子以數百里民命委之縣令故令之一念所及榮枯頓殊一言所加生死立判苟天子欲施恩海內縱曠蕩如天使縣

令稍或壅闕即分毫不及民民有冤誣縣令不為申達  
至死終不得上聞故縣令官雖小然所關於天下甚重  
相公欲用先生為縣令然祖宗時縣令科貢人常相叅  
其遷擢至郎署監司以至卿貳者科貢人亦相叅故其  
勢常相平今世偏重甲科其遷擢至郎署監司以至卿  
相者獨甲科人故甲科人為縣令即其人貪殘無賴猶  
曲為愛護保全之或貢舉人為縣令雖其奉法循理必  
加譙呵且摧折恐不勝由是其人皆絕意升進徃徃苟

且不自好罷去遂使由甲科者敢於自私由貢舉者甘於自棄而天下無良縣令矣是豈祖宗意哉相公曰使張子為縣令百姓之利奈不利於張子何當處以外臺一幕職夫外臺持憲與內臺埒且幕職嚴重古之賢者在府中必辟舉名士為屬而一時卿貳亦多以此職起家試以處張子冀稍轉以收後效可乎先生到官不一歲監司至慢先生先生曰吾泖上有田可耕篋中有故書可讀古稱避色余未可以去乎即投劾去先生歸移

書南都以報良俊曰余歸矣余不負此官獨負相公奈何良俊曰嘗有以種蘭之說聞於先生者乎昔有一大賢拜相虛已接物誠心愛人不晷月而政化行四海盡樂業又思為國家種樹為數十年計迺遍植桔栢梧檟桃李以為梧檟桔栢可材桃李秋可得其實也又以為蘭者雖至微物然生在深谷中不以無人而不芳似有德而隱者故古賢佩御之誠美其芳潔也吾不忍其老於深谷中吾遠思致之乃使善識蘭者裹糧荷鍾陟峻



嶺渡深澗遂躋窮谷果得真蘭以歸相公喜布列庭下  
恒手自灌溉親重之然相公門多客客至日數百輩相  
公不能遍語客客亦不會相公意過者蔑視蘭以為猶  
茅也輾踐之越旬日蘭則萎死矣相公豈為不愛蘭哉  
無奈其根茲淺而枝葉微何也今先生類之矣迺良俊亦  
相公庭下蘭也誠不忍衆客之視為茅輾踐之得以其  
半萎之身請命相公返之深谷今已漸有生理矣然客  
但能使蘭萎不能使蘭化為茅余與先生既返深谷幸

不即萎吐其芳以報所知不然人將曰相公誤甚此茅也乃謬以為蘭耶則蘭真負相公矣先生曰余歸甫一年日夜思所以報相公者不能得今子之言誠得我心矣可不思共勉哉良俊遂以其言書於先生入閩稿之  
卷端

王履吉集序

袁衷

王履吉者名寵吳人也少負逸才博涉墳籍沉精篇翰下筆綺辭壯思滔滔不休補郡學弟子員督學最其文

試必首列然非其好也試於鄉輒弗利乃貢入太學北  
游燕趙魏觀廟朝制度與四方薦紳先生游上下其議  
論而文益奇歸而嘆曰夫神龍升于赤霄尺蠖伏于泥  
淖黃鵠一息千里而斥鷃終日不過蓬蒿此其志大小  
懸絕何如哉且夫屈伸者時也利鈍者命也夫儒者握  
寸管挾方牘而揚聲名於億載彼得志者曳紱垂朱高  
爵豐祿以焜燿一時不知駒馳電滅雲浮草腐後世無  
稱焉此與蠖鷃何異哉由是買田石湖之旁築室其上

臨流賦詩蓋窺古作者之奧而病作矣乃養病於虞山之白雀寺洩其精於聲詩而病乃大作歸不逾月竟卒卒之前一日夢兩蝴蝶入袖寤而歎曰吾殆已矣夫莊叟之言殆謂吾也嗟乎亦異矣履吉詩初宗李白既乃宗杜故其詩才力雄闊辭篇麗贍去輕靡而就沉著畧鋪綴而尚陶鎔及白雀集諸篇則又興寄冲玄思調清逸遂窺陶謝之堂幾入王孟之室矣惜乎天抑其進有志未就故所著僅此然亦足傳矣憶與履吉啣杯論文窮

夜達旦謂古人之庶幾大雅可作而竟已矣獨恨夫天之忌才不少假也昔魏之文考唐之勃賀咸以才天近代如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沁水常倫閩鄭善夫亦不享年何天之忌才若斯邪豈天既畀之才乃奪之年邪嗟乎履吉古之稱不朽者不以年也又何憾焉

唐伯虎集序

袁袞

唐伯虎集二卷樂府詩總三十二首賦二首雜文一十五首內金粉福地賦闕不傳唐伯虎者名寅初字伯虎

後乃更字子畏吳人也少有雋材性豪宕不羈家貧不問產業好古文辭與京兆祝公允明博士徐公禎卿內翰文公徵明相友善而尤工四六藻思麗逸翩翩有奇氣然行實放曠人未之奇也嘗上書吳文定公寬覽書曰吳安得有此人邪頗為延譽公卿間而提學御史方誌惡其不檢將黜之比試大學士梁公儲讀其文驚嘆以為異材遂薦第一由是聲稱籍甚會試禮部衆擬伯虎復當首選伯虎亦自負江陰徐經者通賄考官程公

敏政家人得其節目以示伯虎且倩代草文字事露逮  
錦衣衛獄掠問亡狀先是梁公奉使外夷伯虎嘗持束  
帛乞程公文送之竟以此論發為吏恥不就免歸文徵  
明以書慰之伯虎答書自明文多載集中乃後益自放  
廢縱酒落魄所著多不經思語殊俚淺人或規之伯虎  
曰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寅遭青蠅之口而  
蒙白璧之玷為世所棄雖有顏冉之行終無以取信於  
人而夔龍之業亦何以自致徒欲垂空言傳不朽吾恐

子雲劇秦蔡邕附卓李白永王之累子厚叔文之譏徒  
資嗤辱而已且人生貴適志何用劇心鏤骨以空言自  
苦乎宸濠之謀逆欲招致四方材名之士乃遣人以厚  
幣招伯虎堅辭不可至則陰知將有淮南之謀遂佯狂  
以酒自汙宸濠曰唐生妄庸人耳乃放歸得免於難過  
富春渚想子陵之風慷慨悲歌徘徊者久之築室桃花  
塢中讀書灌園家無擔石而客長滿坐風流文采照映  
江左外若奢汰而中慕沉玄勤究內典旁精繪事裘童



時嘗獲侍高論接杯酒之歡哲人已遠九原不作撫誦  
遺文慨仰遐烈爰加蒐撫庶存梗槩云爾

附復大中丞顧公書

袁衷

辱寄題列岫樓詩駭心震目如聆鈞天廣奏茅簷草屋  
何以堪此烟霞增妍山水動色茲樓之名天壤不敝矣  
所云唐伯虎集序欲為賢者諱仰見吾丈忠厚之至但  
叙事之體必須核實尼父以來未之敢違也假令吾丈  
欲為伯虎諱千載而下誰其信之昔文皇觀史叙隱大

子事云史官何諱焉即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千古以  
為美談伯虎誠過亦未有喋血推刃得罪倫教者也吾  
丈高明何乃爾邪前示伯虎有連珠廣志賦實未見當  
續梓之僕頃亦作連珠三十首請教冀評削無庸虛美  
也表再拜敬復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四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龔果

謄錄監生臣江晉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五

餘姚黃宗羲編

序三十六

文集

東谿遺稿序

陳昌積

東谿陳公既沒之二十年其子少府瀚始跡其遺稿得  
奏疏詩賦論說記序若干篇裒輯為三卷公第弘治丙  
辰進士由翰林庶吉士授吏科給事中連上疏言事首

發士風頽靡儲畜空虛職務怠弛武備踈畧之四弊而次及於四方之災異三邊之倣報塞倖源以存大體皆若有助於去繳統而起因循之政亦幸得其言矣蓋是時孝皇恭儉惠下而容蓋言大臣修廉守法而畏清議一時司言責之士徃徃科條所知以獻而俟其廢置寧為抗鯁以報職弗欲循默而自養非獨公為然也然其時號為小康學士仁人恒舉農功不擾歲時登邊將無功吏不能之詩為孝皇頌蓋比之慶厯之盛焉公之疏

乃指漸釀罔容之敝倪撮漂影未熾之咎涯形在列靡  
隨之隱尚即人主之慌忽而乏明徵者以恐喜其耳目  
其不滋惑而搖其據循乎疑公者率謂其有所挾恃眩  
曜并塞職事而然予也生晚而未見公實未知公當時  
置議之心果何如也然竊觀往昔深謀廊廟之純臣慮  
遠望奢每忘其可恃之明主與其一身之利害欲國家  
長利而無害是以言乎其身之所及而遂觀其身之所  
未及適乎其事之所已兆而豫陳其事之有朕而未兆

蓋其覩也非佻佻儻蕩以見謂明而其鯁諤豫陳也亦非快其論說氣勢之所及直行其心之所不容已而已賈生發流涕太息痛哭之諫於文帝之朝宋儒譏其徒使文帝私檢省其身無是過咎推而察於時故又無左驗遂迂生之言而不用至踈斥齟齬終其身生自貽之戚也然詎知去生不再世而諸侯強大發難於七國幾莫之支又不再世盡天下之輜重兵賦以事匈奴覆車掃輪者凡幾僅得名王大人劉屈氂公孫賀之相踵腰



戮趙蓋楊韓之不得其死生之料其所未及而豫陳其  
未朕兆之事竟若持舊券而合遠符其禍比可痛哭者  
為熾生之言可不謂深且長乎嗟夫言而不中任言責  
者之幸也今不幸而中者多矣善則稱君人臣之心也  
彼得其言而蒙賞與不得其言而罹譴者又豈臣之願  
有於身哉生之後賈嘉以生故得侯向令生有知吾知  
其必洶洶焉更太息而痛哭何者非其心也東谿公立  
諫風采余實未知固不敢以臆說為序然予每喜談孝

皇朝事曩在壬午得侍中丞石峯陳公語及其丙辰同年之為庶吉士者獨舉陶南川先生與公兩人能攻苦力文及任諫垣抵掌蒿目而談天下之利病務盡發其腎腸惟恐一之媿姍而自負遭逢南川竟以忤權璫謫戍東谿尋亦捐館矣予知石峯素不為浮諾者以是知公之奏議雖不裨益當時要之非盡出於挾恃塞職而然而我孝皇作人之盛則天下同長養也公序記賦詞論說皆當時體故略而不叙云

杜少陵集序

王雲鳳

晦翁論君子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以杜子美與諸葛顏韓范公并稱四君子者皆有功業覩記在當時誦說在後世真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雨露龍虎鸞鳳者而子美不過一窮餓人耳稱之者曰詩史而已曰文章光燄萬丈而已曰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而已曰詩至子美天下之能事畢而已安在其並於四君子也曰安在其不並於四君子也富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君子立身之本  
謂之大節大節不立萬事皆頽縱有功業為世倚賴不  
過權謀術數塞漏補罅於一時者耳非君子體用之學  
也子美為拾遺以救房琯失官為嚴武叅謀又棄官寓  
鄜而嬰孺餓死客秦而採拾自給奔陷賊中挺然不污  
嚴武欲殺泰然不懼是豈以富貴貧賤威武動其心者  
哉是豈有一毫之疑者哉此五君子之所同也大節既  
同則其事業之顯與不顯在所遇之亨屯時之用與不

用耳何病於子美哉況子美以稷契自許而憂國憂民之意十詩而九使得行其志其功業豈下四君子哉但論者謂子美文不如詩夔州以後詩不如前以予觀之子美其氣厚故其文簡奧渾健不事藻飾唐人一二大家外皆鮮能及夔州後詩則晦翁所謂晚年橫逸不可當者或以為勝於前則又不敢信也若封西嶽賦未免惑於封禪之說則司馬氏以來諸賢之通弊非可獨誚子美也廣平太守張侯用昭以子美集刻者雖多然或

以所至之地為類或以所命之題為類觀者卒難得其各體之全其釋事釋文補遺補註諸書則收載紛呿未易尋省乃以詩體分為八為子美作者附錄詩後文又附其後盡去其註為卷十每卷各著其目於首判府宋君孟清實訂謫焉子美集斯明白矣用昭求序於余余以子美之詩不待贊也故獨舉其大節使世知子美詩之傳愈久而愈為人所寶愛殆將與天壤俱弊者有由然也用昭名潛岷州人英爽精敏作郡有餘力以及文事

孟清名灝則吾邦之博能士也

抄代集小序

徐渭

古人為文章鮮有代人者蓋能文者非顯則隱顯者貴求之不得况令其代隱者高得之無由亦安能使之代渭於文不幸若馬耕耳而處於不顯不隱之間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又今制用時義以故業舉得官者類不為古文詞即有為之者而其所送贈賀啟之禮乃百倍於古其勢不得不取諸代而代者必士之

微而非隱者也故於代可以觀人可以考世

抄小集自序

失名

山鷄自愛其羽每臨水照影甚至眩溺死弗顧孔雀亦  
自愛其尾每棲必先擇置尾處人取其尾者挾及匿叢  
篁伺其過急斷之少遲忽一回視則金翠光色盡殞此  
豈其靳惜之意專致通於神故人不能奪其所愛而必  
還之於既去耶此其於麝抉臍蛇剖珠又稍殊異矣余  
夙學為古文詞晚被少保胡公檄作鹿表已乃百辭而



百縻往來幕中者五年卒以此無聊變起閨閣遂下獄  
諸所戀悉捐矣而猶購錄其餘稿於散亡并所嘗代公  
若代人者詩若文為篇者若干蓋所謂死且勿顧奪其  
所愛而還之於既去於孔雀山鷄何異耶昌黎為時宰  
作賀白龜表詞近調附及諫佛骨則直處地然耳人其  
可以際視哉故余不掩其所代於公於人者雖然自妄  
羽之而復自妄尾之安能保人之必羽之而必尾之耶  
誠如是則吾之購之錄之也其不見笑於山鷄孔雀也

幾希矣

孫山甫集序

任瀚

嘉靖初五星聚東壁明德中興海內文章道術至是隆  
盛閱四十年來摘菁挾藻之家朝野相望淮海孫山甫  
以辭翰起家黔中入史館遷諫議大夫上命督學闕西  
善作士與邃菴漁石齊名甲子春移鎮劍南始按部訪  
余江門釣臺余逃空谷久見君嫺雅蘊藉栩栩若平生  
歡明日從事來齋所得南遊以後諸體詩五百餘相印

可余掃石披雲一再讀歎曰吳大帝之後散亡列國若  
淮海者其詩蔚然有江左風流其雋永閱邇自鮑謝諸  
人不能過也始吾讀李獻吉詩謂如媧皇擣鍊補天石  
奔走百靈雷電日月星辰竝躔爐冶讀何仲默詩如黃  
鍾在縣金石發作伶坊供奉之官莫不按宮商謹節奏  
其橫放處如項羽提三尺劍出江東不必斬將搴旗而  
登壇嘯咤千人皆廢讀張愈光詩如巨靈擘太華黃魔  
太翳決瞿唐其險怪詰屈雖不中繩墨定知出鬼神手

而無斧鑿痕今吾讀山甫詩則如七十二君封泰山望  
見滄海有無中蜃氣樓閣盤薄烟霏景光萬狀便翛然  
起仙靈霞外之思如君茲選當與高子業顧華玉格力  
相埒誠足剋建安鋒劇六朝壘惜二君已宿草不及見  
也吾聞龍噓氣成雲雲之靈龍馮之然龍非雲之所能  
使為神物也人噓氣成聲聲之精者為詩人豈詩所能  
使為聖賢君子者哉語曰明珠彈於飛肉其得不復周  
鼎鑄倕而斲其指明大巧之不可常也淮海固欲為聖

賢君子者其神明內蘊思若懸河吾慙其或嘗試於大巧也故以是節之

禺山文叙

任瀚

張愈光聲華籍籍在海內四十年今老矣猶窮奇極詭傲睨一世其言六籍已後無文章檀弓栢梁之間惜時代晚莫爾於壯士哉吾觀其道在空峒箕山志在湘纍其憂患離罪衰白而近於死其事在江夏然猶其所述稱多閎烈曠遠不為怨憤淒惋之辭而能使吾讀之如

據松梧臨萬壑聽哀瀑奔溜虎豹獷狽百怪之音冷然  
也將韓愈所謂鳴乎其善鳴者與人言宋不唐唐不漢  
漢不春秋戰國猶之江河之不可輓而之山也傷時代  
爾爾乃吾見愈光呻其文辭不敢問其人豈暇信其生  
乎東西京之後也文章無古今安有時代孔子孟軻衰  
周老儒生也不聞其所為文降於夏商而願出伊尹仲  
虺伯夷柳下惠諸君子之上此何以明焉其人聖則其  
文為經其人賢則其文為史不賢且聖則其文野凡古

之落莫而不顯於今與今之勤苦而不傳於後者直野人語耳安罪時代哉吾觀愈光為文似程子華詩似李白其學古而進於賢聖即吾不知其所似其不為野人焉勤苦而不傳於後也決矣何日歸昆明見新都太史為吊其窮而以吾言問之

東泉文集叙

張岳

東泉先生姚公弘治正德中文章為一時所推而不以文士自命乙亥冬某侍公於閩藩講問之暇頗及文字

公曰文非專不工然學者所當為事尚多奚必專於其  
文哉語既又顧某曰子他日當別有所就亦不必滯心  
於此某懼然不敢卒請退而私記於心者三十餘年矣  
中間踪跡浮沉無由再侍公教而尺書臨示敦勉每加  
庚子秋叅政浙江公墓木已拱嗣子學士惟東繼喪家  
遭回祿索遺稿於仲氏汲散逸無完編蓋為盡然賁涕  
焉乃屬公婿吾同年湖廣憲副王君時化收拾彙次越  
六年丙午寄至蒼梧又閱督撫故牘得其總制時奏疏



文移數篇合為巨帙請戶部郎桂山馮君世立讎校得  
可傳者一百五十餘篇分為八卷公雖不以是自命其  
閎傑正大之氣練達綜覈之才鬱然溢於筆墨間如洪  
鍾大呂增竑震亮徐而觀之其紓疾開闔抑揚俯仰又  
莫不中乎節奏所謂實大而聲自宏者歟非苟言也古  
之君子自丙魏姚宋至韓富諸公非無文章也功烈懋  
盛故不以文章稱然其奏篇之流傳至今者舂容深切  
亦非一時能言之士所及公蚤負經濟大略視古人為

何如中頗偃蹇晚乃遭際由中臺出握邊符屢奏膚功  
工堯之捷崑崙關後僅一再見而媚嫉朋比震驚聽聞  
賴天子明聖察孤忠於群誣之中始終保全最後起臨  
三邊駸駸大用而鑿枘齟齬竟不能盡合而歸功烈既  
不能如古人之盛其文章可傳者又止此有志之士所  
以為公感歎發憤而不能自己也雖然中世卿大夫於  
其去就之際能完粹無議者鮮矣不合而去不足為病  
所病或合不以道至無以潔其去為可愧耳則公之用

盡與不盡亦安能為公損益耶某少以文字受知於公而公所以知之又有出於文字之外者老大無似未能副公拳拳期予之意往叨廣西提學及今督撫皆繼公舊蹟於公條章約束又未能一一有以推行俯仰深恩大懼墜失惟有論次學術事業及所遺文字以時傳布庶後之尚論公者有以髣髴其閎傑正大練達綜覈之實不肖於感慕之餘時取以自厲則亦不為無補焉嗚呼是亦可慨也夫集後附桂林南寧生祠二記記中已

有者茲不復出云

項思堯文集序

歸有光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為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思堯懷竒未試而志於古之文其為書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為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虺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

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  
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以倡道之歟思堯之  
文固無俟於余言顧今之為思堯者少而知思堯者尤  
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直與天地同流雖彼  
之權足以榮辱毀譽於人而不能以與於吾文章之事  
而為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機於已兩者  
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於吾所自知者不能  
自得也已知之過於人之所知其為自得也方且追古人於

數千載之上矣太音之聲何期於折揚皇華之一笑吾與思  
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為然其造於古也必遠矣

戴楚望集序

歸有光

世宗皇帝自郢入繼大統戴楚望以王家從來授錦衣  
衛千戶其後稍遷至衛僉事嘗典詔獄當是時廷臣以  
言事忤旨鞠繫者先後十數人楚望親視食飲湯藥衣  
被常保護之故少瘐死者其後往往更赦得出如聶文  
蔚以兵書被係楚望更從受書獄中以故中朝士大夫

籍籍稱其賢嘉靖四十四年予中第居京師楚望數見過示以所為詩其論欲遠追漢魏以近代不足為予並異之予既調官浙西遂與楚望別隆慶二年春朝京師楚望之子樞裒其平生所為文百卷謁余為序蓋楚望之於道勤矣始楚望先識增城湛元明是時年甚少已有志於求道既而師事泰和歐陽崇一聶文蔚至如安城鄒謙之吉水羅達夫未嘗識面而以書相答問及其所交親者則毘陵唐應德太平周順之富平楊子備並

一時海內有道高明之士予讀其所往來書大抵從陽明之學至於往復論難必期於自得非苟為名者噫道之難言久矣有如前楚望所為師友皆以卓然自立於世而楚望更與往來上下其議論則楚望之自立者可知矣予之初識楚望特謂其典詔獄為國家保護善人以為武臣之慕義者也及稍與之親觀其論詩欲上追古作者又以為學士大夫之好文者也蓋不知楚望之於道如此昔魏舒為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叅佐射舒



常為畫籌一日令舒備偶毓初不知其善射而舒容止  
閑雅發無不中毓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君才如此射矣  
楚望之初不以語予者豈其不欲以自見歟何予知之  
之晚歟抑以予之不及於此歟予與諸公生同時間亦  
頗相聞顧平日不知所以自信嘗誦易曰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老子曰多言數  
窮不如守中故黷黷以居未敢列於當世儒者之林以  
親就而求正之又怪孟子與荀卿同時而終身不相遇

今而楚望之所與遊一時零謝盡矣此予之所為恨而  
羨楚望之獲交於諸公間也因讀其集慨然太息而歸  
之

唐荆川文集序

王慎中

吳之有文學舊矣諸樊為國斷髮之治未變蓋方甚陋  
而公子札已能盡通易詩書禮樂六藝之文以觀於中  
國則名卿碩士有愧於其所知悅其說之博雅而慕之  
如不及孔子教於洙泗來四方之學者則言偃踰江蹈

淮而往游焉卒以文學列於大賢之科南方之精華為之盡發而孔氏之道資其言之有文以行於遠至於今為烈蓋其盛如此畫長江大湖以為國方地千餘里林麓川澤之美殆不可數而光英冲粹之所漸涵磅礴於其間二人而已雖其甚盛而亦豈非難哉吾於二人讀其書觀其言尚而友之而庶幾知其人於今所見而及與之為友又得一人焉毘陵唐應德也君於學蓋所謂得其精華其於言可謂有文而必行於遠者也其文具

在學者苟讀焉而思思焉而有以得之則知其心之所通於季札孰為淺深言之所成於子游孰為先後有不可得而辨者矣君仕為翰林編修復為太子司諫皆以守道直己之志棄去不啻敝蓑有吳公子輕千乘之國之節其文之以禮樂得言氏之傳而廉隅操行必謹於一介之取予剛果自斷不可以威武利祿誘屈也尤足以闢夫媮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之誚上下二千有餘歲之間吾謂吳有文學三人焉不為過也季札之生

其國雖尚陋然先君端委之遺教猶存而子游得仲尼  
為之依歸其成此非難也唐君獨起於千載之後追二  
人者而與之並豈不為尤難哉君行年四十其學將進  
而不止其為文將日益富而且精予之所見如此已可  
傳也無錫安生如石子介慕君之學得其所為詩文彙  
而刻之以與同好者共安生之趣尚如此豈凡人之所  
及哉

曾南豐文集序

王慎中

無錫安生如石刻南豐魯氏文粹成屬慎中為序而重  
以武進唐太史順之同安洪郎中朝選二君之書以勉  
焉予惟魯氏之文至矣當其時王震序之已無能有益  
於發明晚宋及元序者頗多而其言愈下予何敢任焉  
唐君以文名世洪君與之上下其學文亦日有名而二  
君見勉之勤如此豈有他哉亦慨斯文既墜而欲明其  
說於世也故不揆而序之曰極盛之世學術明於人人  
風俗一出乎道德而文行於其間自銘器賦物聘好贈

處答問辨說之所撰述與夫陳謨矢訓作命敷誥施於  
君臣政事之際自閨詠巷謠託興蟲鳥極命草木之詩  
與夫作為雅頌奏之郊廟朝廷薦告盛美諷諭監戒以  
為右神明動民物之用其小大雖殊其本於學術而足  
以發揮乎道德其意未嘗異也士生其時蓋未有不能  
為言其才或不能有以言而於人之能言固未嘗不能  
知其意文之行於其時為通志成務賢不肖愚知共有  
之能不為專長一人獨名一家之具噫何其盛也周

衰學廢能言之士始出於才由其言以考於道德則有所不至故或駁焉而不醇或典焉而不該其背而違之者又多有焉以彼生於衰世各以其所見為學蔽於其所尚溺於其所習不能正反而旁通然發而為文皆以道其中之所欲言非掠取於外藻飾而離其本者故其蔽溺之情亦不能掩於詞而不醇不該之病所由以見而蕩然無所可尚未有所習者徒以其魁博誕縱之力攘竊於外其文亦且怪竒瑰美足以誇駭世之耳目道



德之意不能入焉而果於叛去以其非出於中之所欲  
言則亦無可見之情而何足以議於醇駁該曲之際由  
三代以降士之能為文莫盛於西漢徒取之於外而足  
以悅世之耳目者枚乘公孫弘嚴助朱買臣谷永司馬  
相如之屬而相如為之尤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免  
於蔽者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之屬而雄其最  
也於是之時豈獨學失其統而不能一哉文之不一其  
患若此其不能為言者既莫之能知由其不知之衆則

為之而能者又益以鮮矣四海之廣千載之久生人之  
多而專其所長以自名其家者於其間數人而已道德  
之意猶因以載焉而傳於不泯雖其專長而獨名為有  
愧於盛世既衰之後士之能此豈不難哉由西漢而下  
莫盛於有宋慶歷嘉祐之間而傑然自名其家者南豐  
魯氏也觀其書知其於為文良有意乎折衷諸子之同  
異會通於聖人之旨以反溺去蔽而思出於道德信乎  
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醇不該之弊亦已少矣視古

之能言庶幾無愧非徒賢於後世之士而已推其所行之遠宜與詩書之作者並天地無窮而與之俱久然至於今日知好之者已鮮是可慨也蓋此道不明士之才庶可以有言矣而病於法之難入困於義之難精決焉而放於妄以苟自便而幸人之相與為惑其才不足以有言則愧其不能矯為之說誣焉以自高而掩其不能之愧以為是不足為也其弊於今為甚則是書尤不可不章顯於時顧予之陋安能使人人知好之而序之云

然蓋以致予之所感焉耳

書水西集

唐順之

華師魯刻其父水西君所為詩文凡八卷曩余與君同在兵曹而君為職方郎是時西北邊數被寇職方頗號多事君據案草奏或一日四五上莫不切中機宜每赤囊纔入尚書立召問君君口對甚辨無留滯者於是遂以才稱頃之君坐言者所中免官家居而余時亦罷歸每嘗候君則見君悄然獨閉一室盡取古儒先所疏註

箋纂六經文字凡百餘家精髓糟粕咸在所謂累世不能殫其說者君獨悉力標駁參伍毫釐同異要於融而聯之以上究六經之旨而成一家之說若小戴書則既有端緒矣未幾而遂卒自君居劇曹與家居治經亦時以餘力作為詩文蓋君為人勁挺有精力其志甚銳而用心最苦其試於世則欲以才具功名自振即使枯槁山澤亦欲自託於經術以蘄於後世有知我者詩文雖贍切可喜然要非君志之所存也顧其才既遭抑塞而

經術所著述亦未克就是以其所志者若或靳之而泯焉無傳其非志之所存者獨尚足以傳於世若此余恐讀是編者以為是足以盡君也故為發君之平生雖然昔人謂容貌祿位不能動人人安肯傳其書然則書之傳者亦往往祿位能動人者也即如世所傳經註百餘家者雖其山澤之儒祿位不顯則以附於六經與之並行而人不能廢之舍是而傳焉者寡矣君既不得顯於功名而又不及託於經術彼其泯焉無傳者則既已矣

其所謂足傳於世者亦焉可知其何如也哉此余所以重悲君之志而為之言者冀後世有因余言而知君者也

董中峯文集序

唐順之

喉中以轉氣管中以轉聲氣有湮而復暢聲有歇而復宣闔之以助開尾之以引首此皆發於天機之自然而凡為樂者莫不能然也最善為樂者則不然其妙常在於喉管之交而其用常潛乎聲氣之表氣轉於氣之未

湮是以湮暢百變而常若一氣聲轉於聲之未歇是以歇宣萬殊而常若一聲使喉管聲氣融而為一而莫可以窺蓋其機微矣然而其聲與氣之必有所轉而所謂開闔首尾之節凡為樂者莫不皆然者則不容異也使不轉氣與聲則何以為樂使其轉氣與聲而可以窺也則樂何以為神有賤工者見夫善為樂者之若無所轉而以為果無所轉也於是直其氣與聲而出之戛戛然一往而不復是擊腐木濕鼓之音也言文者何以異此



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  
故其為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  
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為法故其為法也嚴而不可  
犯密則疑於無所謂法嚴則疑於有法而可窺然而文  
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異也且夫不  
能有法而何以議於無法有人焉見夫漢以前之文疑  
於無法而以為果無法也於是率然而出之決裂以為  
體餽餽以為詞盡去自古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

法而一種臃腫倨澁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聲離而不節其意卑其語澁以為秦與漢之文如是也豈不猶腐木濕鼓之音而且詭曰吾之樂合乎神嗚呼今之言秦與漢者紛紛是矣知其果秦乎漢乎否也中峯先生之文未嘗言秦與漢而能盡其才之所近其守繩墨謹而不肆時出新意於繩墨之餘蓋其所自得而未嘗離乎法其記與序文章家所謂法之甚嚴者先生尤長先生在翰林三十餘年嘗有聞於弘治以前諸先輩老

儒而潛思以至之故其所為若此然今之為先生之文者蓋少其知先生之文而好之者又少矣先生之子近思將刻集以傳而請序於余近思豈亦以為世之言秦與漢者未必能知先生之文而余之愚陋稍知之也晉江王道思平涼趙景仁其文在一時文人中最有法皆先生丙戌為考官時所取士近思試以先生之文與吾言質之其必有合乎否也

前後入蜀稿序

唐順之

山澤好奇之士往往以極幽遐詭譎之觀博搜山川草木鳥獸變化之情狀為快然其耳目有所滯而不能徧於是有側身四望之思宦遊羈旅之士其力足以窮懸車束馬之徑凌跼鳶挂猿之阻然其情志有所累而不能遣於是有懷鄉去國之憂情志與耳日常相違而山川之與人常不相值惟蜀僻在西垂古所謂別為乾坤者也雪嶺大江之雄渾我巫青城之窈麗仙靈之所窟宅其勝甲於天下然陸則拒以飛崖斷棧水則陘以驚

江急峽闊雷霆而翳日月其險且遠亦甲於天下自古  
好奇之士慕其勝而以其險遠不能至於是有夢而游  
寤而嘆焉者自非宦游與羈旅終其身無因而一至焉  
其至者怵於險而忘其為勝於是羈臣遷客之思深而  
輕舉冥搜之好移變衰搖落之感生而雄渾竒麗之觀  
改蓋昔人所賦側身西望阻岷峨者既足以著山澤好  
奇繾綣顧慕不能自遂之情而其所記峽州至喜堂者  
亦足以盡宦游羈旅憔悴無聊不能自遣之狀夫雖幸

為耳目之所接而奪於情志之所不快與雖幸為情志之所快而限於耳目之所不接其耳目所不接者既不能使景就乎情而工為鑿空揣懸之言其情志之所不快者又不能使情就乎景而洩其和平要眇之音於是大夫缺於登高能賦之義而騷人奇士縱欲原本山川極命草木亦無所憑焉以聚其精而發其辨博噫嘻此春山公前後入蜀稿所以為可諷也公自郎官出為郡守自郡守遷按察副使先後皆在蜀其為郡守也於重

慶蓋陸走棧水浮峽而後至中州之人所謂險且遠其  
為副使也於建昌則在靈關大渡瘴雨蠻烟之外雖蜀  
人亦素憚以為險且遠者而公皆恬然安之政事之暇  
方且披巉巖踐霜雪穿猩鼯豺虎之窟俯江妃水仙之  
宮以窮其勝而猶若未足故其險無所不涉則其勝無  
所不窮其所歷與所窮一切可愕可喜則無不見之乎  
詩蓋其大者開政理謠俗之故其細者足以牢籠百物  
山川草木鳥獸變化之情狀其叙險也既可以使人歛

歔慄慄而如墮其叙勝也又可以使人颺爽飛動而如  
躋向非公以其宦游旅寓之跡而兼乎山澤奇士之好  
情志之所快與耳目之所接適然遇合固不能摹而寫  
之若是公詩既刻為二卷其子於德請序於余余以謂  
使好奇之士讀公之詩可以不俟涉險而坐窮其勝於  
庭戶燕閒之間宦游羈旅之士讀公之詩且將悅乎其  
勝而忘乎其險頓然釋志於驚江絕棧之上也然則不  
能自遂與不能自遣者皆將於公之詩乎有得也余山



澤人也蓋慕蜀而不能至者亦將於公之詩乎有得也  
遂不辭而序之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五